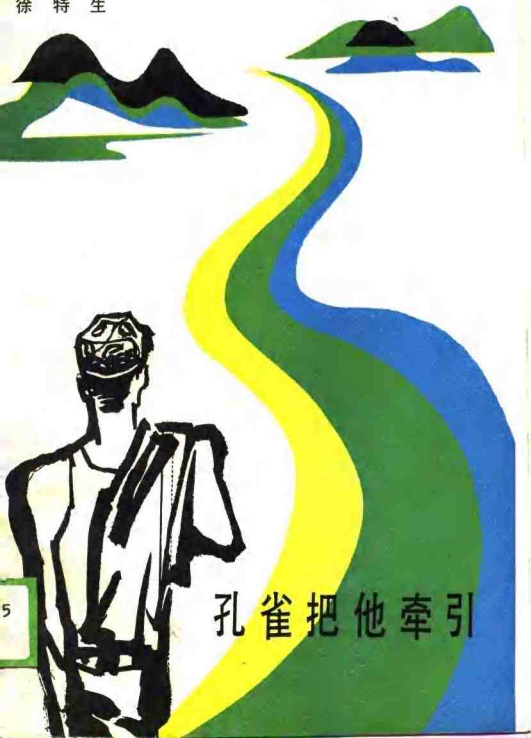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孔雀把他牵引

I247.5
3558
3

BK97118

孔雀把他牵引

徐 特 生

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



B 302848

孔雀把他牵引

徐特生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80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2,500

ISBN7-228-00404-3/I·65 定价: 1.80元

目 录

铺在角落的沙砾…………… 1

新 绿……………85

孔雀把他牵引……………197

铺在角落的沙砾

世界呀，你有广博的大海，有无边的田野，有繁华的城市，也有偏远的角落。可是，人们有一种难以改变的习性，对大海、田野、城市，都是热切的向往，尽情的赞美，而角落，常常被疏忽、遗忘，也许它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留恋！然而，却有这样一个荒僻的角落，在一个少女心上留下了她青春的脚步，爱情的芳馨，生命的热流；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角落，才值得永远镌刻在人们记忆之中……

一辆解放牌汽车，沿着一条从塔里木荒野深处伸展出来的公路，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着。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一只温驯的白鸽依偎在她的怀里。一阵阵带着浓重碱味的热风，扑掠着她发红的脸颊，燥热得令人难耐，但那浩渺、错落的湖泊，那翠绿似锦、碎花闪烁的红柳，那气质粗犷、茫茫苍苍的梧桐林，又把她贪恋的目光引向很远、很远。是的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激起她一股亲切的眷恋之情，唤起她许多甜蜜的回忆，仿佛眼前的湖水都在她心里荡漾起波浪。

司机小房似乎很理解姑娘的心情，汽车在一块写着“沙梁道

班”的木牌旁停下。他推开车门，提起水桶就向水坑边走去。姑娘也跳下车，目标却是道班房。

这是一排土坯平房，屋前有一片花圃，姹紫嫣红，如一片烂漫的云霞，把这荒野中的道班房点缀得多么幽雅，又给这粗犷的地方增添了多少妩媚！姑娘在花圃旁边蹲下来，轻轻抚摸着一片片娇美的花瓣。呵，一年前种下的花，又开得这样的艳丽。是呀，这朵朵鲜花，在那凄清孤寂的日子里，曾给了我们多少生活的情趣，散发出多少生活的芳香！哦，不光是这个花圃，还有这两棵特殊的白杨。你看，它已杯口那么粗了，修美挺拔。姑娘又情不自禁地拥抱着白杨，深情地把脸贴在它碧青的树干上，望着在风中飘动着闪烁着银光的嫩叶，静静地听着它飒飒的絮语，仿佛在倾听一首爱情的哀曲。她不能忘记，这两株亭亭玉立的白杨，曾向她展示了人生多少珍贵的东西！

这时，一个养路工赶着一架牛拉刮板回来了。见一个陌生姑娘在这里流连，奇异地向她投去探询的一瞥。她象被别人窥探了心中的秘密，泛红的脸现出一个友好而羞赧的微笑，一闪身，急忙朝公路边走去。

……汽车又开动了。小房微微扭过脸，望着姑娘陷入沉思激动的面容，逗趣地说：

“不要急嘛，明天过冰大坂，你就可以见到他了。”

姑娘冲他一笑，轻轻抚摸着白鸽光洁的羽毛。也许，只要这只鸽子还在她的怀里，就是思念中的宽慰，一种感情上的寄托，那么，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还真实的存在着。

原野如一本巨大的画册，一页页的在姑娘面前翻开。路，弯弯曲曲在绵密的红柳丛中和苍劲的梧桐林里伸展着，湖泊留下一片闪光，树林留下一片绿影，沙砾留下一片轻烟，一栋道班房又一闪而过。呵，道班房，这茫茫大地中偏僻角落里养路工人的归宿，你给她带来了多少怅惘、痛苦、欢乐和幻梦……

一九七七年春天一个傍晚，一辆汽车在沙梁道班房公路边停下，从车厢里下一个被包，四块梧桐木铺板，一个木质低劣的小箱，这恐怕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家当了。果真不错，随后就从车上敏捷地跳下一个人来。这人二十多岁，身材壮健，一套褪色的军装，紧绷在肌腱鼓实的身上，圆彪彪的双眼，方方正正的脸庞，高耸的颧骨，这鲜明而又显得有些凌厉的轮廓，宛若刀斧凿雕一般，给人一种坚实而敦厚的感觉。

当他谢别司机小尹，扛着行李向道班房走去时，仅有的四个小伙子全都走了出来，既不热情迎接，也不怀什么恶意，只是双手抱胸，歪着肩膀，偏着脑袋，细眯着眼角，用一种审慎的、奇特的、怪异的目光端详着一个傻子似的，好象他是从一个遥远而神秘莫测的星球来到这个偏远的角落，诧异得令人不可思议，古怪得叫人捉摸不透。只有一个文弱的名叫房玉树的青年，打破这种冷漠的气氛，对他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，帮他将木箱、床板搬进房内，又弄来两条简易的铺凳，挨墙支起一个床铺。

“我又不是新媳妇，别老一个劲的盯着我看罗！”来者疑惑的目光一闪，又哈哈一笑，不明白这莫明其妙的气氛包含些什么内容。

一个穿着红球裤、名叫古达的年轻人，用双黄蜂般刺人的眼睛盯着他，脸上是一股嘲谑的神气，不酸不甜地说：

“阁下，你是不是找不到茅坑屙屎，非要到这个高级的地方来？”

“哈哈！”小伙子们毫无礼貌，放开嗓门，揶揄地大笑。原来，

在五天之前，古达从养路段杨主任那里了解到，要给沙梁道班调来一个班长，名叫苏旺，共产党员、复员军人，主动离开城市，要求到荒僻的塔里木当养路工。这意外而奇妙的行动，使他既感到惊讶，也难以理解。因为在现今的生活中，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，离开艰苦、偏僻的地方而流入城市，而他却带着莫明其妙的狂热，竟然闯进塔里木这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，真是咄咄怪事！这对他们即将离开此地是一种镇定性的抑制和精神上的刺激！

“这地方就是高级嘛，”苏旺把铺盖解下，轻轻地抖开一条鲜丽的花毯，挤挤眼笑道，“这地方不是挨着孔雀河吗，如果有飞来的孔雀，我就逮她一只，在这里安个家多美气！”

“安家？哈哈！我的傻子，别异想天开了。”古达笑得脖子都歪了，语气透出一股凄凉的意味，“老兄，孔雀河畔是没有孔雀的。”

“倒是有个打鱼的姑娘……”

“那，还不是，说不定哪天就顺水游进城里了。”

苏旺倒不在意地一笑，展眼把新居打量一番。房间倒宽敞，只是墙壁被烟火熏得黢黑，还留着动乱年代标语的残迹。窗户上几块支离破碎的玻璃是用胶布粘连着的，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房角结满了蛛网，床铺歪三倒四，摇摇欲坠，满地都是碎草纸屑，东西杂乱不堪的堆放着。用石头砌的墙基一片潮湿，布满了霉斑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息，似乎在有意向人们展示他们这种污秽不堪的生活。

“看你们把房子搞得象个猪窝。”苏旺含笑地责备，准备动手打扫。

“这本来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嘛！”古达一脸厌倦的神情，并且预言：“你老兄待不了十天，也会急得火烧屁股。”

“我可是在这里泡上了，”苏旺听他这断然的语气，稳笃笃地

笑笑，“现在是这里的人，死了是这里的鬼！”

古达听他诙谐的口吻隐含着坚决，一个劲地摇头。一会又眼珠子一转，随即端来一瓷杯开水，模仿奴仆效忠达官贵人的姿势，微微弯腰，将杯高高举过头顶，敬重而滑稽地说：

“请班长大人品茶！”

苏旺见他这番出色的表演，没有警觉，快活地呵呵大笑，连忙接过茶杯，猛喝一口，一股又苦又咸的滋味，一种麻木的感觉浸透了舌头，“噢”地一声，将一口浑黄的凉开水喷吐出来。

“怎么样，英雄？”古达非常得意自己这一手，乐得开怀大笑，“不比马尿的味道差吧？”

“真他妈的呛嗓子！”苏旺放下瓷杯，长长地吐出个舌头，想让这股苦涩的气味尽快地飘散。

“哈哈！”一阵刺耳的、奚落的、满足的笑声，一下爆发开来，堵塞了整个房间。

这尖锐的笑声使苏旺醒悟过来，登时困窘失色，就象一匹勇敢的骏马，不敢穿过横在面前的荆棘而感到难堪一样。显然，对方是在考验他对塔里木生活的适应性，这样就更不应该流露丝毫的娇气。于是，他又重新端起瓷杯，鼓动起喉核，脖子一仰，咕嘟咕嘟，将这杯水一饮而尽。

小房脸上流露出敬羨的神情，古达得意的表情被一片惊诧所替代，稍许，又漠漠一笑，虚张声势地奉告：

“不要装腔作势嘛。我可告诉你，这地方呀，人就是一块铁，也叫你生锈；人就是一块钢，也会叫你变形！”

“喃喃，这么厉害？”一股奔突的感情，使苏旺爆发出一阵豪放的大笑。难道这地方就这么险恶、可怕？难道这里真有一股软化人的力量？难道这里真的叫人无法生存？他相信一个人的生命价值，他相信一个人身上的战斗力，“怕个啥，有苦就往肚内咽嘛。”

“很遗憾，”古达嘴角掠过一缕愁苦的冷笑，指着已经收拾好了的零星东西，“你来了，我们可要走了，将永远同这种生活告别！”

苏旺曾在段里了解到，这条线路养路工许多都是知青，在一股知青回城的风浪冲击下，他们也闹着要回城，弄得不可收拾，劝阻无效，领导也无可奈何，他们一走，一时到哪去找养路工呢？苏旺劝说一阵，极力挽留。

话不投机，苏旺就烦闷地走出房间，信步来到院内，仰头一望，只见道班房墙壁上的泥土已经剥落，露出泛白的盐粒状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，院内布满了半隐半露的红柳疙瘩，给人一种荒芜、破败而凄凉的感觉。他四处漫游，想领略一下塔里木奇特的风光，就朝路口走去。

这是一条从尉犁经若羌、米兰，延伸到罗布泊偏远的公路，刚修筑不久，还没有来得及铺磨耗层。眼下正是三月，这里的春天来的格外早，一阵暖风就吹醒了大地，使冻缩的原野舒张了胸膛，冰河发出一阵阵呻吟的碎裂声，相互抱怨的冲撞一阵，沮丧地被激流卷走了。公路的左边是浩莽苍郁的梧桐林，胡杨、沙枣参差其间，已泛出一层浅绿，幽蒙蒙的如一幅无边无际的幔帐，粗犷中透出几分轻柔。柔婉多姿的孔雀河，缓缓的流到这里，不仅被阻塞，还被这粗暴而贪婪的荒野撕得七零八落，散成一个个既息息相通、又互不连贯的湖泊，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，隐藏在树林神秘的深处，被茂密的芦苇遮掩得闪闪烁烁，宛如一条彪形大汉，得天独厚的拥抱着一个神态温雅、文静的少女。公路右边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土丘，被一簇簇疏淡有致的红柳所点缀，朱砂般的碎花同翠绿的针叶相衬，显得分外好看。散落其间的梧桐树，枝干全已剔除，没有树冠，连顶端都是空洞的，赤条光身，老态龙钟，使人感到这片荒野吞噬生命的严酷和残暴。道班房就隐藏在前是苍茫丛林、后是漠漠荒草之中。这里除了五公里内

有公社一个小队几栋土房之外，再看不到村落，闻不到炊烟，真是苍凉、凄冷、荒僻。只有从公路驶过的汽车，才给它带来了一片生命的喧嚣。

苏旺望着这陌生的旷野，心里也不禁发出一声感叹，它既博大无边，又荒凉得令人心寒，难怪古达他们要卷席而走。在他原来的想象中，这里该是美妙的，有迷人的色彩，有粗犷的情调，有塞外的风味，其实它真实的面貌，比臆想中的画面要严峻得多。他已经预感到，在这里生活战斗，将是十分困难的，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，几乎每分钟都在向人索取勇气，是需要坚强的意志，特殊的性格。但他并不懊悔，既然生活把他牵引到这里，就去迎接大自然的挑战，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吧！

当他怀着这种信念回到房前，只见四个人围成一圈，静坐在沙地上，双目微合，面面相觑，没有语言，没有笑声，死一般的沉默着，象是和尚给神佛念经。苏旺感到讶异，这是干什么呢？

古达困恼地睁开双眼，拍拍沙地，示意叫他坐下。苏旺疑惑地犹豫一会，不明其意，只好顺从地席地而坐。

苏旺静默了许久，见他们又一个个眼目微闭，手里搓揉着细沙，痛苦地曲扭着眉毛，嘴里喷吐着一股股烦躁的闷气，就不解地问：

“这是做啥？”

“太寂寞了，向上帝祈祷。”古达慢悠悠地睁开干涩的眼皮，话里带着难以排遣的烦躁，“我们天天就这样煎熬着，让你也尝尝它的滋味。”

哦，原来是用这种别出心裁的花样，来展示他们清苦的生活，以引起他的怜悯和同情，不至于阻拦他们离开。这帮鬼家伙，真是恶作剧！

“哈哈，你这个鬼东西，”苏旺一跳而起，捏着古达的耳朵，“尽会出这些馊点子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这个傻子也受不了啦？”古达拍拍屁股站起，随云又把手一挥，“来，决斗！”

于是，一场沉闷的摔跤又开始了。几个人抱成一团，拧胳膊，踢腿腕，顶胸脯，相互扭打厮杀，脚下沙土飞扬，石子被踩得嚓嚓直响，衣角飘闪，拳头乱晃。有人沉重跌倒在地，很快又翻身跃起，嗷嗷吼叫地扑上去，冲撞、回旋、进击。个个汗流满面，声嘶力竭，好象真的在进行一场难分难解的恶战，仿佛只有这种愚蠢的、自暴自弃地消耗精力的狂热，才能暂时忘却眼下的寂寞，排泄心中的苦闷和躁恼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穷开心了。”苏旺一把将房玉树从地上拉起，拍拍他背上的尘土，摇摇头笑道：“生活嘛，应该叫冷变热，由苦变乐，要用笑声，不要用拳头！”

古达耸耸肩膀，仰起细长的颈脖，发出一阵怪异的大笑。这笑声似乎包含着许多酸苦、衰愁和困恼：“同你这号傻子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。”

二

第三天，除房玉树之外，古达等三人不顾苏旺的劝阻，搭上一辆便车，离开了沙梁道班。

他们一走，这个本来十分寂落、僻静的地方，就更显得冷冷清清，死气沉沉。房内空空荡荡，真给人一种孤单、愁闷的感觉。生活单调，苏旺还可以忍受，但养路任务怎么完成呢？沿线所有道班，在知青回城这股浪潮的席卷下，已陆陆续续走了许多，段里也抽不出人来，怎么办呢？路是不能废弃的。这种没有铺磨耗层的公路，在气候干燥的塔里木，只要三天不洒水，就灰尘扬天，

变成一片坑洼。这使他陷入极度的烦恼之中。他确实没有预料到，第一步就遇到这么多障碍，困难简直象一座大山耸立在他的面前，这不是生活在有意向他挑战么？有时他曾经想，算了，离开这里吧，回到段里，看杨主任怎么安排。不，这样做，是向困难屈服，是软弱的表现。何况领导也无能为力呵！

一向乐观豁达的苏旺，也满脸躁气，一会焦灼不安地在房内踱步，长叹短吁；一会又蹲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脑袋，盯着地面呆呆出神；一会又冲到窗前，望着灰蒙蒙的荒漠，望着隐隐约约从莽草丛林伸展出来的公路。是呵，这是偏远大地里一条珍贵的血脉，它载着穷乡僻壤人们的信息、希望、祈求，在向前延伸，如果这条血脉突然冻结，那将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时，从灰苍苍的天空缓缓地移动着一个黑点，原来是一只鹰在勇猛地翱翔，一会久久地停立在空中，好似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它吸住了；一会又扑闪着斗篷大的羽翼，俯冲而下，倏忽间，又翻上了云天……。你看，它有一副多么雄健的翅膀，总是无所畏惧地冲云上！

房玉树见他十分焦虑，就提出各养各的路面，放弃其余部分。按说，这也算是合理的，然而，这对苏旺是多么难以接受呀，一个班的整体，把路面搞得支离破碎，象个什么样子！他不动声色，铁青着脸，紧紧咬着牙根，额角隐隐抽动，又蹲下身，指头不停地抠着泥土，好似要从里面抠出什么主意来。

“一个顶两个使，”苏旺思谋一阵之后，忽然用巴掌把膝盖一拍，挺身站起，“豁出命来，也不能把路面毁掉！”

房玉树惊讶地大瞪着眼睛，直勾勾地望着他。他清楚，炎热季节即将到来，一个人养一段路面，都力不从心，累得腰酸腿痛，两人要干五个人的活，怎么受得了？就摇摇头说：

“一个萝卜只能顶一个坑。”

“那咋办呢，只好来个狗熊上树，一节节往上爬。”苏旺无可奈何，苦笑道，“我多干一点，你累了就歇着。”

第二天，他们从天蒙蒙亮一直干到太阳西沉，也只完成全部路面的四分之三。小房累得筋酥骨散，回到家，就直挺挺地躺在铺上不动弹了。苏旺忍受着全身的疼痛，挑水、抱柴、生火做饭。

春天，在艰难的煎熬和冷清孤寂的生活中过去了，入夏不久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

这天，司机小尹给房玉树捎来了一封家信。信中的内容简单而又重要，说是给他介绍的那个对象，女方已经应允，但必须得离开塔里木养路段，回城另找工作，已有门路。并敦促他尽快返回。房玉树读完这封信，忧喜交集。他所思念的那个姑娘终于允诺，总算苦尽甘来。可是，一离开这里，就无情地抛下了苏旺，只剩下他孤单一人了，怎么生活下去？他心神不定地反复思量，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。如果回绝，就失去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在这个满目荒凉、看不到女人身影的地方，今后到哪里去找对象？甩手一走，于心不忍。

房玉树只好把信给苏旺看了，并闪烁其词地吐露自己的苦衷，他不愿用直截了当的言语，再去刺伤苏旺这棵负荷沉重的心。

“小房，你走吧，”苏旺尽管心里隐含着痛楚，不愿唯一的伙伴离开，却又宽厚待人，嗓音微微发颤地说：“养路工找个对象，比草窝里寻根针还难，不要再吹掉了。”

房玉树眼里闪射着惊喜的亮光。对方能这样爽快的答应，出乎他的意料，能如此温厚的体谅自己，又被感动得心房发颤，一下扑到苏旺的怀里，轻轻地抽泣起来。

浑圆而通红的落日，垂挂在遥远的天边，慢慢溶进苍莽浩瀚的林海之中，象个逐渐黯淡的火球，褪去身上的色彩，疲倦地回到自己的宿地。晚霞一朵朵、一层层、一堆堆地铺展开去，千姿万态，绚丽夺目，把整个天空都燃烧了，给荒野染上一层玫瑰色调，使湖面层叠的水波闪动着神奇的光影。被炎热窒息一天的和

风，如轻快的鹿群从梧桐林里奔驰而出，柳枝婆娑轻舞，河水柔情低吟。

房玉树曲跪在树荫的沙地上，依恋地偎着苏旺的肩膀，忧心忡忡地说：

“我一走，只剩你一个人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。”苏旺眺望着满天绚丽的云锦，反而平静地说，“没人拉梢，一个人驾辕，也得拉动这挂车。”

想起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，房玉树就心慌意乱，担心地说：

“这里空荡荡，冷清清，你一个人咋能定下心？”

“有啥办法，已经走到这条道上来了，就凑合着过吧。”苏旺倒不过份的犯愁，凄凉的语调里带着几分听天由命的淡漠，“反正就这么一堆，死活就泡在这里了。”

苏旺的话，又把房玉树的心牵动，即便他有坚强的性格，无可奈何地在苦中作乐，一个人也难以生存呵。严峻的环境，未来的困难，都是一目了然的，即使他长着三头六臂，也难以应付。思忖这些，就索性规劝道：

“苏班长，反正你一个人也推不动磨，干脆也离开这里算了。”

“我拍屁股一走，连房屋都会叫人扒了。”苏旺遥望着树丛中闪烁不定的霞光，缓缓地摇摇头，“小房，你放心走吧，别牵挂着我，我一个人也要把道班支撑起来！”

“你真有股子傻劲，”房玉树不知是赞叹还是惋惜，定定地望着面前这个怪人。“那你怎么舍得我走呢？”

“唉，”无意间一句话，又如钢针刺进了苏旺的心，明亮的眼里骤然抹上了一片阴影，脸上掠过一道凄凉的笑容，沉吟良久，才满怀伤感地说：“我就是为了来塔里木，对象给蹬了，我还能眼睁睁的让你再落到这一步？养路工找个对象，真比吃天鹅还

难，千万别吹了。有啥法子，现在的大姑娘是在秤钩子上挂着的，标着价码，而我们这些养路的，是路边的茕茕草，人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”

这些情理至深的言词，既给房玉树心里留下一片温情和炽热，也给他一种酸楚和苦涩的感觉。虽然同他相处的时间很短，却窥见了一颗金灿灿的心。他总是把友爱和温暖留给别人，慷慨而宽容，把不幸和苦楚深深埋在心底，舍弃那些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，来到这个荒漠的地方落脚。不正是这样么，许多人带着前所未有的狂热和欲望，在攫取、在奔窜、在追求，在生活海洋的表面飘荡。而他呢，象铁一样沉入生活的最低层，如沙砾默默地铺在路面，没有奢望，不计报酬，只是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。

苏旺敞开衣襟，让凉爽的和风吹拂着胸膛。尽管少女的爱对他们那么吝啬，但塔里木的风、阳光、碧绿的湖，却是慷慨的、无私的，它对人类的爱才是最公正的，不带丝毫的偏见。是的，人们都喜欢鲜花，为它吟诗、歌唱，可有谁赞美过沙砾呢？使它毫无奢求的铺在路面，承受着车轮的磨擦辗转，招来的也是非薄的一瞥，又有谁看到它真正的价值？

“班长，塔里木是好进不好出的”。房玉树望着人影寥落的公路，以严重的口吻提醒他，“蹲在这个死窝窝里，真是一辈子找不到媳妇的。”

苏旺觉得小房的感叹倒是真切的，在这样一个毫不瞩目的天地里，是不会有少女来叩击门扉的，可能会被世界上所有的姑娘所遗忘。然而，这个角落是存在的，它同祖国的山河紧紧连在一起。既然有这么一角天地，总需要人在这里战斗嘛，如果谁都不光顾它，那不等于一条大河其中的一角被阻塞了么？

“是呀，”苏旺深有同感地点点头，不过，他的语气不是伤感，而是幽默：“吃五谷的大姑娘是不会踏进这个门槛的，我们的命运，只有等待好心的七仙女下凡了。”

第二天，苏旺帮房玉树把铺盖搬到公路边，边养路边挡车。整整等了一上午，没有挡住一辆车。司机是一副不屑一顾、旁若无人的傲慢和冷漠。这些年来，司机对养路工都没有一点“恩典”，实在令人伤心气愤，有啥法子，现在是一个需要实惠的社会嘛！

这天半夜，房玉树被一个烦忧纠缠的怪梦惊醒，纷乱如麻的思绪使他辗转难眠，从窗户透进幽微的光线中，忽然发现苏旺的铺空着，开始还以为他小便去了，在沉寂中等的他大约十五分钟，仍然不见他的身影，就急忙穿衣下床，走到门外一看，水车、铁锹都一样不缺的摆在树下，显然没有去夜战，那么，他到底上哪去了呢？

月色溶溶，幽苍苍的梧桐林拥满无边的穹空，晴天那广阔的空间，全被迷离的景象所弥合，连绵的土丘变成了一条隐隐可辨的虚线。空中流荡着甜美的芳香，浸润着含有碱味的泥土气息。白天荒野那粗犷、莽苍的气势，已被夜间的柔和温媚所代替。塔里木的夏夜，多么宁静、美妙，一缕恋恋难舍的情思油然飘上他的心头。

房玉树在四周呼唤，寻找，仍不见他的踪影，一种孤独可怕的感觉攫住他的心，不禁凄惶的想：他只偶尔离开一阵，我就心神不定，唯恐遇到什么妖魔和野兽的袭击，如他孤单一人空守房舍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
他怀着惆怅和惴惴不安的心情回房，倒在铺上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

当微熹的晨光流注房间，一阵脚步声把房玉树惊醒。他翻身而起，只见苏旺兴冲冲地站在他面前，裤腿全湿透了，衣襟也被撕破了一片，头上落满了芦花、柳絮，手里提着用柳条穿起来的三条大鲤鱼。哦，原来他钓鱼去了！那诡谲的眼神仿佛在说：这年头没有这玩艺儿不行呵！